

何建明文集

卷二十六

北京保卫战

何建明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何建明文集 卷二十六

北京保卫战

何建明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保卫战 / 何建明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8.3

(何建明文集; 26)

ISBN 978-7-5104-6359-4

I. ①北… II. ①何…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8277 号

北京保卫战

作 者: 何建明

特邀丛书编辑: 韩小群

责任编辑: 贾瑞娜

责任校对: 宣 慧

责任印制: 王宝根 苏爱玲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6359-4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幕

1978 年——我的文学生涯开始

庆幸，我的命运与时代、与祖国同行。还有一份安慰：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有人可以从我的文字里触摸到中国今天的脉搏是如何跳动的……

任建明

重要创作历程及个人成就

- 1978 年 创作第一篇中篇散文《湘西探险记》
- 1980 年 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腾飞吧，苍龙》
- 1982 年 创作第一部军事题材小说《第二道战壕》
- 1986 年 出版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集《缉私大王》
- 1988 年 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东方毒蛇》
- 1989 年 由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西行囚车》被搬上银幕，此片获珠江电影制片厂优秀故事片奖
- 1990 年 第一次获中华宝石文学奖
- 1993 年 任文学杂志《新生界》主编
- 1993 年 发表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野性的黑潮》
- 1994 年 第一次成为《青年文学》封面人物
- 1995 年 《共和国告急》出版，此后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 1995 年 《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发表
- 1998 年 《落泪是金》发表，此后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一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
- 2000 年 《中国高考报告》出版，此后获第一届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奖
- 2001 年 《中国高考报告》被日本、澳大利亚翻译出版
- 2002 年 《根本利益》发表，此后获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特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二届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奖，入选中宣部推荐的党的十五大献礼书目
- 2002 年 《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出版，此后获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中宣部推荐的党的十六大献礼书目

- 2003 年 《北京保卫战》发表，获《文汇报》优秀作品奖
- 2003 年 完成电影剧本《廊桥悠悠》创作（此为与谢晋导演合作项目）
- 2004 年 由《根本利益》改编的电影《信天游》上映
- 2004 年 《永远的红树林》发表，此后获第四届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奖
- 2005 年 《李宛若：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市长》出版，并被美国翻译出版
- 2005 年 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 2005 年 任《中国作家》杂志主编
- 2006 年 《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出版
- 2007 年 散文《父亲的体温》入选中学课本及教辅资料
- 2007 年 《部长与国家》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荣誉奖
- 2008 年 《生命第一——5·12 大地震现场纪实》出版，此后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 2008 年 任作家出版社社长
- 2008 年 荣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
- 2008 年 根据《国家行动》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
- 2009 年 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 2009 年 《国家行动》电视连续剧获中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
- 2009 年 《我的天堂》出版，获中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
- 2009 年 《永远的红树林》获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

- 2009 年 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评选活动提名奖
- 2010 年 根据《部长与国家》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奠基者》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此后获中宣部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
- 2010 年 《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出版，此后获中宣部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入选“2013 年全国青少年推荐阅读的优秀书目”
- 2010 年 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至今
- 2011 年 《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出版，后获人民文学奖特等奖，入选“2012 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中宣部推荐的党的十八大献礼书目
- 2012 年 《三牛风波》出版，荣登北京图书大厦畅销书排行榜
- 2012 年 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至今
- 2012 年 当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长至今
- 2014 年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出版，此后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人民文学奖特等奖
- 2015 年 获亚洲品牌协会“中国文化品牌新领军人物”荣誉
- 2015 年 《真假之间》发表
- 2016 年 《爆炸现场》出版，获中国出版集团优秀销售奖，入选“2016 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
- 2017 年 《死亡征战》出版，被英国、法国翻译出版
- 2017 年 《那山，那水》发表

（截至 2017 年 9 月）

目 录

北京保卫战 / 001

“非典”十年祭 / 003

第一篇 来自指挥部的特别报告 / 008

第二篇 瘟疫之源 / 020

第三篇 “的哥”和我都哭了…… / 040

第四篇 救命的“八味方” / 053

第五篇 病毒室中的漂亮大夫 / 065

第六篇 生死突击队 / 077

一个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 / 097

1. “变天账”竟然是学雷锋的诗赋 / 100

2. 原来他还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 / 105

3. 惊天奇闻：没有他，就可能没有“沙家浜”革命传奇 / 109

4. 为新中国成立而策反未成回家当了“恶霸地主”…… / 127

5. 他几十年的悲情命运 / 132

惊天动地的隐秘生涯 / 145

楔子 / 147

1. 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人 / 156

2. 造原子弹 / 189

3. 大爆炸 / 214

4. 劫难中的秘密历程 / 252

北京保卫战

“非典”十年祭

2003年春的北京，如同一座恐怖之城、瘟疫之城和濒临死亡之城，相信所有当时在北京的人都有我这样的感受。那个时候，我们感觉世界快要消亡、人类即将灭绝……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窒息的空气里，生活在这座无处躲藏的古城，生活在自己给自己设下的令人恐惧的天地之间。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前的事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们则似乎是翻阅了一页书纸一般。

十年过得真慢，十年前的事又像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我们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悲惨的事像一座大山，横亘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悲惨的事又像一缕云烟，在人的心里转瞬即逝。

但我依然认为：人类所经历的任何苦难都是宝贵的，把它记住，本身就是财富，而忘却了它才是真正的悲剧。

十年前的2003年，我们有太多的记忆如今想起来仍觉唏嘘：

一位不知从哪个地方来到北京的患者，她咳嗽了几声，逃进了北京的医院，然后就死亡了。她的死亡未查出任何有记录的病史和病源，于是在人们尚不清楚怎么回事时，又有几位、几十位与之有过一面之交的人患上了同样的病而躺下了，或同样死亡了……可怕的事出现了：医院、单位、街道、整个北京市开始了恐慌，开始有很多好端端的人患上了这种不知名的病——后来我们叫它“SARS”，中文名叫“非典型性肺炎”。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老百姓说它是“瘟疫”，其实它就是瘟疫——一传染就可能危

及生命！

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奇怪而可笑的事：我所在单位的某君，平时喜欢装出一副酸文人的架势，到处卖弄、兴风作浪，这会儿刚出现“非典”疫情，便躲到家里不敢出门一步。甚至连电话都不敢接，说是“瘟疫无处不在，它能从电话线里钻进来……”

更令人措手不及的事还在后头：年轻的北京市长刚刚上任没几天，因为扛不住突如其来的灾情——其实他不知如何面对这场巨大灾难带给这座古老城市的后果，所以他采取了某些“隐瞒”的做法。本来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但灾情来得太突然、太巨大、在全世界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年轻的市长不得不草草下台，从海南调来的新市长走马上任了……

奇怪而反常的事还多着呢：如果发现你家有个咳嗽感冒的人，就会有人到你家门口泼消毒药水，甚至用汽油烧、木棍打、铁门封，目的只有一个：把瘟神赶走！

那段时间北京人受到了“史上最屈辱的待遇”：你出了城，却到不了外地辖区。如果你偷着出了城，你就可能被“追杀”。有一位北京人告诉我，他因为单位有一桩业务无奈到了外地，结果被当地发现是“北京来的”而整整“追杀”了他十余天。没有人敢接待他，更没有人敢留宿他，更别说塞给他一点儿吃的东西或让他搭个便车。结果他是自己靠双腿跑回了北京。“整整跑了13天。”回来时单位和家里人都不认识他了——他像一个野人一样蓬头垢面，根本没人认识他。

上面的这些事其实还算不了什么。

在与北京接壤的地方——河北廊坊某段公路上，有人竟然用挖土机挖了一个深二十多米、宽三十多米的大坑，说是“为了阻止北京城里开过来的汽车”——所有北京方向来的汽车到这个地方只能掉头。

还有一个村庄，过去一直靠开农家乐而赚足北京人钱的农民们，这会儿害怕死了，害怕染上瘟疫的北京人跑到他们那儿躲灾，所以发动全村力量，三天之内在村庄四周筑起一道高3米、长4公里的围墙，将整个村庄圈在里面，只开了两个出入口，门口设了岗哨，而且给站岗的人配了菜刀和铁棒，见陌生人闯进来就立即抓了关进小屋隔绝。如果被发现是北京口音，那就根本不可能让他进入村庄一步。

类似的事还多着呢！都是恐怖的事，甚至是悲惨的事，是永远留在北京人心头的最痛的事！好在我们的政府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使得北京市民没有丧失最起码的清醒和理智。

此次“非典”我具备了唯一的采访机会和条件，因为在当时只有我能进入灾区，可以接触到北京市“非典”防预指挥部的高层领导和决策会议。当时我采访近两个月时间，录下了几十盘磁带，准备写部长篇作品，但后来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我越往深里采访，越觉得无法写，不能写。为什么？因为许多关于“非典”的事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弄明白，比如“非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一接触就死，有的人与患者住在一个病房里几十天也没事儿。指挥部后来在总结时得到的一个数据非常不可思议：2002年（即“非典”灾情暴发的前一年），全北京各医院在春季收治的呼吸道病患者总人数，竟然与2003年“非典”大暴发时呼吸道患者（包括我们认定的“非典”患者）总人数相差无几！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我们无法自圆其说的结论：“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说知之甚少，少得可怜！

十年是短暂的，短暂得连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往更深处想一想就过去了。

十年是漫长的，漫长得似乎2003年的“非典”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纪之前的事——几乎所有的北京人都把这件曾经让我们疯了

一般的失去理智的灾难淡忘了。

“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作过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停顿都顾不上。有时我想想这样的情况其实比“非典”灾情本身更恐怖，因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

“非典”之后的北京虽然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大灾难，十年中我们的北京城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现代化，但你也会发现，北京城又变得越来越脆弱，它似乎连一场普通的冰雪都抵挡不住，一次小小的交通事故都会使整个城市瘫痪，它甚至经不起一场暴雨的袭击，经不起一次雾霾的袭击。生活在这个拥有 2000 多万人口的都市，一方面我们每时每刻在感受其伟大和光荣，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随时降临的灾难。

科学发展观，也正是在那场空前的“非典”灾难之后被提出的，这是我们党的英明和及时决策。“非典”十年，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努力地、及时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我们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灾难预警防御能力，我们的公民自卫意识，我们对灾难的资金投入，我们对未来城市可能出现的灾难的防备等等措施和思考……我们的市长和管理者，不知你们有多少精力放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市民和居住者，不知你们想过没有，如何一起为我们共同的家园可能出现的灭顶之灾做一份伟大的战略方案或一些实用的建议并身体力行地去推广实施？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算是对我们的一次提醒和警示，如果谁都不去做这样的事，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只能是下一次灾难的前奏——苦难和死亡早晚还会向我们袭来！

22年前的5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天我很激动，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瞻仰了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在22年后的今天，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飞金流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了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全民“抗非”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

第一篇 来自指挥部的特别报告

王晨，北京“SARS 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低沉地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一夜之间突然人去楼空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凉了！”

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有这样的感受，都在询问：“如此繁华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一座死城？”

那是一段多么令人恐惧的日子。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的是瘟疫狂欢的气息，充斥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惧的神色，这样的时光足足持续了数十天！

那些日子，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相信所有经历过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全国当天的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记录。那一天夜里，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串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被禁止的，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他以笑示意。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到日发病例最高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作了一个深深的顶礼膜拜的姿势。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这一阵子好像过了几年似的。